



笤帚



□ 李海光

瓷碗、竹筷、铁锅、铜瓢、水瓮、木凳、菜刀、油灯……在姿态生动、色彩斑斓、功能各异的生活用具中,我对一把司空见惯的小小笤帚情有独钟。

我的家乡植根于黄河中游晋陕峡谷东岸的吕梁山西麓,父母是耕种太阳、缝补月亮的庄稼人,笤帚是农耕生活一日不可缺少的器具,更是我承载乡愁的纸、镌刻烙印的笔,荡涤灵魂的钟。

我与笤帚的情结,源自父母口传心授生活技能的童年岁月。笤帚是“除去尘土、垃圾等的用具,用去籽的黍子穗绑成。”晋西北将黍子的植物、果实均称为糜子,黏性糜子穗长且侧枝密集,沉甸甸的籽实牵着穗枝的手,谦卑地低头弯腰,向太阳致敬,感恩阳光雨露的滋养。

笤帚的原料笤帚糜产自糜子,且不叙糜子的种植株株汗滴、收益粒粒快乐,单说跟随父母在打谷场上收获笤帚糜就童趣悠长。男人们嘻嘻笑着忙碌在糜子的打场中,妇幼以家庭为伍盘膝围坐,人手一张簸箕,簸箕平压在膝下,簸箕舌头冲天。挑选侧掉秸秆的壮实糜穗,一手握穗身,一手扣在簸箕舌头上与之形成“丁”字夹,夹缝中刮穗脱粒。糜穗浴火重生,获得的不仅是笤帚糜,更有浓郁的糜香、劳动的愉悦。母亲边教动作边嘱咐:“刮净,留下糜籽,雀要鸽,伤损笤帚糜。”话里传递着珍惜粮食、善待植物的耕德。姊妹们比赛收成,力争上游的快乐让人陶醉。腿脚埋在糜籽中的凉爽惬意,使成就感油然而生。从糜籽堆里抽身时的沉滑体验,是其它五谷杂粮给予不了的。两只手虎口合拢卡住的一份笤帚糜扎为一把,立在地上,活像一位背负烈日面朝黄土的锄禾老农。一组“老农”背靠背围成一圈,草绳齐腰系住,便是一件展示农

家情趣的艺术品,好像一朵瓣密盛开的青翠百合,犹如一只恭贺丰收的七彩花篮,仿佛一座活力四射的蘑菇喷泉,俨然一颗根深叶茂的仲夏垂柳。“花篮”晾在通风避雨日不直晒的屋檐下,从秋到冬经风伴月,身上的水汗钙化为坚韧的筋骨。出入时扫一眼出至己手的花团锦簇,便忆起打谷场上的无边乐趣。

冬闲日,举家人欢聚在一起,挑拣无伤的笤帚糜,从穗、秸连接的结节处折掉糜秸,糜穗按粗长细短分为长、中、短三类,用麻皮在穗颈处将大拇指粗细的一份扎为一束,在温水中浸润至筋骨柔韧,便是绑缚笤帚的基本因子。

相传夏朝中兴君主妘少康见受伤的野鸡拖着翅膀爬行尘土变少,想到是鸡毛的作用,便用鸡毛绑成掸子。将易磨损的鸡毛换成草类、作物穗子,从此诞生了笤帚。《农政全书》有“编草为之,清除室内,制则扁短,谓之条帚。”

父亲口传手授缚笤帚的技艺,也传承着笤帚文化。坐在炕头,把一条竹篾头粗细的麻绳——母绳,一端系腰,另一端拴上尺长的粗木棍蹬在脚心,腿伸直绳悬空正好是母绳的准长。取三束长笤帚糜,拼成背一腹二或背二腹一式,在穗颈点一圈绕入母绳近腰处,右手把穗,左手握身,向脚的方向转动直腰展腿蹬脚,勒出凹痕,缚实笤帚糜。转至小腿中部笤帚糜背对人时停止,双手回搬,使其挺胸抬头。将麻绳的头续入勒痕处,绳身咬在嘴里扯紧,反向回转两圈,坏绳系死结后留下余头剪断,松开母绳,笤帚的胚胎孕成。取中类笤帚糜一束,紧贴在胚胎腹部,顺延掩蔽坏绳余头,重复束、转、搬、续、系、剪、松的程序。再分四次取二中二短,一如法缚入。如此七束五缚,得五道纬绳,笤帚宝宝的“五官”生成。糜身再经四道纬绳的紧系,“四肢”健全。约百根笤帚糜逾万侧枝在母绳的孕育中累积抱团,糜经经纬,五官四肢笃定。最后一道坏绳剪断时,留出寸长的提绳。拿菜刀将多余的笤帚糜削掉,成馒头形把尾。笤帚的横空出世必须经过悉心的整压定型。把身四方外露,厚重的石头压在叠叠的头部,三五天后,头扁把圆的浅金色笤帚在凤凰涅槃中诞生。用母绳穿过提绳串挂在封闭的空间,预防鸟啄、虫蛀、鼠蚀、潮变。

缚笤帚的人像产妇呵护新生儿似的,每一步都得格外用心,眼、嘴、头、手、臂、腰、腿、脚联袂,头低后抬,嘴咬而松,手转而搬,腰弯比直,腿曲罢伸,脚收却蹬,在手掌的温馨抚摸、母绳的挚爱维系、坏绳的体贴拥抱中,笤帚糜化茧成蝶。母绳使空心的笤帚糜粉身碎骨,凝

聚起新生的合力。从种植糜子的选籽、播种、间苗、施肥、锄耨、浇灌、收割、背运、晾晒,到笤帚糜的刮籽、阴干、拆秸、分束、浸泡,再到缚勒、刀削、镇压、吊挂,中间穿插搓母绳、捻坏绳,逾二十道工序,笤帚犹如十月怀胎的孩子,带着父母的灵性落地。

笤帚身高尺余、腰围一把、体重半斤、周身金黄,头大而扁平,身矮而圆柱,有筋有骨,握在手里柔刚相济。直立时有雄鸡的丰满、仙鹤的伟岸、芭蕉扇的骨感,倒立着有石柱的敦厚、锤头的实成、乒乓球拍的机灵。笤帚的头七束五缚,寄托着“五七大发财”的期盼;头五身四的九道纬绳,赋予了九五之尊的密码。从一根笤帚糜的拆折始,到三束初纬,万千侧枝成帚,似乎在诠释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先哲思想。

严慈归天入土化作了山脉,却把产生笤帚的技艺留给后人,从此,我对笤帚的情思越发厚重了。古往今来,山乡的黎明是雄鸡的吟唱唤醒的,农妇的太阳是笤帚的舞蹈擦亮的,村庄的大家小户、原野的城镇市井,笤帚之扫贯穿日月升降,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,要内外整洁。”

一把笤帚的扫除寿命不过三年五载,打扫庭院是其劳作的首秀。从悬挂的准绳上放飞,入职第一课竟然是接受摔打。人们使劲地往木石上撞它,甩掉头上残存的糜壳,像蹒跚学步的婴幼,无数次的摔倒为站起来、走起来、跑起来奠基。人只要与笤帚携手,便下意识地俯身蹲腿,以亲吻大地的姿态,使笤帚与土地声情并茂地摩擦,扫污除垢。室外的磨砺割舍了弱枝,让笤帚多了几分幼稚,多了若干成熟,聚集了登堂入室的本领,被请回了家里。

农耕文明的乡俗中,扫地是吃饭的序曲,即使在食难果腹的年代,地不扫干净不能端碗。在饥肠辘辘的姊妹们眼里,笤帚就是解渴救饿的“活菩萨”,能否揭锅系其一身,于是争抢着洒扫。老老少少以食为喜时,开饭司令笤帚却悄无声息地独立在一角,像忠贞的士兵守卫着一屋的饭香。春节前除旧布新,笤帚绑在长竿上打扫屋顶、墙壁,满屋飞起,不蹭不破,能扫出一年的新天地,扮靓全家的新生活,激发孩子们对春天的憧憬。

土地生长出笤帚,亦锻造了笤帚,地下的千锤百炼让笤帚从活力四射的少年时跃进朝气蓬勃的青春期,只需洗洗澡,便应召上炕,扫铺净衣,干净着人的衣身,舒服着人的俯仰。热炕头的毛皮皮屑、针头线脑、麻坯纸屑和耕种锄收带回的残枝败叶、田土五谷,被无言的笤帚兼收并蓄。疲惫暮归的庄户人,笤帚近身

一扫劳乏,家的温馨便荡漾心田。新媳妇赶集上会,笤帚就是体贴的美容师,浑身上下扫遍,依然风姿绰约。青年男女约会,笤帚捋顺了头发,扫展了袄裤,荡涤了杂念,着实清纯心仪。赴学少年鱼跃龙门的出征仪式,就是扫净衣帽裤鞋。嫁娶、周岁、满月的聚会,走亲、访友、迎客的谋面,少不了笤帚的整洁内外、洁身自好。人和笤帚牵手同行的启示是:我们穷,但不能脏;我们不富,但不可不贵。

步入壮年的笤帚,劳动技能炉火纯青,晋级到加工米面的职位,推碾子拉磨的协奏曲,少不了笤帚的指挥棒。在摊扫的晨曦夕阳中,百谷摔壳掉糠,脱皮去麸,洗礼成金米银面,吃饱的希望噌噌上升,笤帚的身影楚楚动人。

与碾盘磨扇的肌肤香吻中,为日子奉献了心血的笤帚瘦身成头和把一样干练的老者,力褪精疲,退居到洗刷锅灶的平台上,在泔水的旋涡中破风浪闯险滩,经日累月。

消磨到老态龙钟的笤帚,头将无头,五官不再,毅然重返室外刷洗便盆。告别光鲜,笤帚依然珍惜难能可贵的夕阳光景,让黄昏中回窑的便盆无臭无味。直到连尿碱都无法克敌时,笤帚被埋入灰坨,舍身成粪,回归田野。

以扫除立命的笤帚,一生单纯而丰富,派生功能异彩纷呈,折射出传统文化的魅力。笤帚不起静电,除尘而自身不吸尘,糜香和温存与生俱来,无论何时与之零距离,都能嗅到淡淡的糜香。冰天雪地的日子里,手抱笤帚可微减寒冷。笤帚当扇,呼风唤凉,悠然自得,去热去闷去烦躁,凉身爽心悦精神。无论春夏秋冬,席地而坐的人用笤帚垫坐,石不凉土不冷,享受大地的温馨。生火时笤帚扇风,借来空中氧气,火苗由小变大,灶火旺起来,日子好起来。偶失小火,拿笤帚拍打,隔氧灭火效果佳。笤帚虽被熏黑,灼成花脸,却欣慰于压得住失火,生活才红火。裹着红布的笤帚是一把以假乱真的“手枪”,老区的民兵拿它抵着鬼子的后脑勺,俘虏过强盗,缴获了真枪。

笤帚做家法,不仅随手拿来便是一柄纠错厚德的法槌,更吸引长辈的是它量轻质坚有温度,举高落轻,皮肉不伤,罚错有力,让望子成龙的愿景融入晚辈的灵魂,盼望笤帚之下出君子。智慧的民俗认为笤帚多枝,打一抵百,戒错功倍。幼稚的儿孙脏了身上盼笤帚,惹了是非怕笤帚,在对笤帚的爱恨情仇中成长。

在人的生老病死中,笤帚频繁扮演生旦净末丑。《周礼》记载笤帚是祭祀场所“扫不祥”的。班固说“家有敝帚,享之千金。”陆游曰“敝帚虽微亦自珍。”《后汉书》讲述“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”“大丈夫处世,当扫除天下,安事一室乎?”毛泽东主席说:“扫帚不到,灰尘照不会自己跑掉。”强国时代笤帚文化决胜千里:“我们要对作风之弊、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、大检修、大扫除。”

笤帚是洁净的良师、生活的益友,也是治国的能臣、劝世的良相。笤帚的生命轨迹处处与人生的年轻重合,笤帚即人,人即笤帚。

抖气河今昔

□ 闫志伟

赐予柳林人民的这份珍贵礼物——抖气河,犹如一股源源不绝的甘甜乳汁,滋养哺育着一代代柳林人。

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。经济活动日益频繁,人民生活日益改善。然而历来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抖气河,在多重因素叠加之下,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,抖气河水的污染日甚一日。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水变得浑浊、乌黑。走近河边,一股刺鼻的异味扑面而来。河边再也看不到洗衣服的妇女,农民们再也不敢用河水浇地了。

水环境的恶化,引来柳林县委、政府的痛下决心,从源头上彻底治理抖气河的污染。2008年,根据规划设计,从抖气河源头起,城区五、六公里长的抖气河两岸,开始修筑以排污为主兼具防洪的“二合一”大坝。经过三年多的奋战,两条卧龙般的大坝顺河道蜿蜒而下。坝体以钢筋混凝土筑成,坝体内隐藏的两条宽阔的排污沟,将城区两岸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以及沿河沟里流出来的工业废水,统统收集起来,直接送到五公里外的污水处理厂,进行无害化处理。从此,抖气河断绝了污染源,开始渐渐地恢复往日的生机。

党的“十八大”之后,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“两山”理论的指引下,抖气河的治理再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城区抖气河河道两边,被设计打造为“抖气河景区”,以景区标准进行监察管理,

以保证抖气河水及河道附近的整洁干净。目前,前期的一个大型“文化雕塑园”已全部建成。约三公里长的河坝石壁上、地面上,百余幅表现柳林人文历史、习俗风情的大型石刻画、石雕像,恰似一组气势磅礴的立体画,栩栩如生地展示着柳林的历史和传统。其余部分则因地制宜地修建了许多小草坪、小花圃及安置了大量健身器材,供市民们休闲健身。2016年,吕梁市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了《柳林泉保护条例》,将抖气河的珍稀水源——柳林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,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保护抖气河水源的安全。2020年,建厂以来一直取用柳林泉水的“大电厂”“华晋洗煤厂”,经多方多年的协商努力,终于停止了对柳林泉水的抽取,改用横泉水库输送来的商业用水,抖气河迎来一个涵养、恢复的转机。

今天的抖气河,在经历了那段黑色的生命历程后,恰如那只浴火重生的凤凰,显现出更加迷人的风采,城区五、六公里长、百多米宽的河道里,七道天蓝色的橡皮大坝横贯两岸,非汛期蓄起一河碧波,给城市带来秀丽与灵气,也减少了污染,净化了空气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柳林之肺”;八座功能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大桥,凌空飞跃,将原来隔河相望的柳林三镇紧紧连为一体,人们自豪地称为“八龙锁江”。

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,也让抖气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观。2017年冬季,抖气河破天荒地迎来从遥远的内蒙来此越冬的第一批候鸟

——赤麻鸭。之后几年,又陆续有黑鹇、绿头鸭光临。今年冬天则更有一小群白鹭飞临,洁白的羽毛、优雅的身姿与早些时到来的赤麻鸭、黑鹇等一起在水面上或草丛里觅食、嬉戏、鸣叫、休憩,展现出一幅和谐相处、悠然自得的生动画面。这些候鸟的到来,给寒冷的冬天带来生机,给寒冬里的市民们带来惊喜,带来生活的乐趣。本地甚至离石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常常会来到河边,长枪短炮摆开阵势,捕捉自己心仪的瞬间。

在晴朗的日子里,蓄满百十米宽河道的抖气河,波光粼粼,宛若一条玉带,缠绕纵贯整个城区。蓝天白云,青山秀水,惠风丽日,群鸟翔集,竟会让人恍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。

啊,“重生”后的抖气河,让柳林更具魅力,愈加迷人;啊,家乡的抖气河,也追随着时代的脚步,以更大的热情,造福人民,造福后代!

我爱抖气河!



小时候就听村里人说起过柳林抖气河,大冬天河水热气腾腾,流经四十里不结冰。人们在河里洗衣、洗菜甚至洗澡等等。很觉惊奇,河水怎会不结冰呢?三九天河里洗衣服不冻手吗?是传说夸张还是真实存在呢?

一九七七年,我来到柳林二中当老师。学校恰好就在抖气河道的一个拐弯处。相距不过十余米。原本只是存在于想象中的抖气河,真真切切地与我朝夕相处了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抖气河,水量还是很大的。因为我住的宿舍距河边也就二三十米吧,又恰在河道拐弯处。上游奔涌而来的河水,被一道石崖阻挡,转向而下,发出很大的轰鸣声。白天还不明显,晚上万籁俱静时,这轰鸣声就分外响亮了。记得当初很长一段时间,我才慢慢适应了枕着水声入睡的新环境。当地人告诉我,六、七年前,河两岸的人们是靠几只小木船摆渡的。直到一九七二年,举全县之力修了一座大桥后,小木船才退出历史舞台。

那个时候的抖气河水,清澈可人,基本没有污染。城区南坪及下游几个村镇的大片农田,都是直接引河水浇灌的“水浇地”。一年要种两茬,收获好几茬蔬菜。从最早的紫皮大蒜起,之后是西葫芦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豆角等等,然后又是大白菜、萝卜等,几乎一年不断。炎热的夏季,人们来到河边,衣服一脱,一个猛子扎下去,那个舒坦,一下午都不想上来。靠近河边的人家,从地里采摘或从集市买的蔬菜,都会直接来河边洗净装篮。洗衣服更是一年不间断。尤其是冬季,热气腾腾的河边,大姑娘、小媳妇们成群结队坐了两排,花花绿绿的衣服,叽叽喳喳的笑语,竟成一道风景,常常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赏;外地来的司机,往往会停车下来,感叹一番这北方冬日的奇观。造物主

